

#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

羅石圃

以不向美國低頭，不與英國同流合污，不靠攏北平而有硬漢之稱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已于今年五月應邀訪毛，在兩週訪問過程中，所到之處，無不有盛大歡迎，為毛共接待外賓所罕見，此是否會贏得新毛關係迅速靠近？雖然尚言之過早，但已有跡象可以尋出端倪。

## 一 外間對訪問任務的揣測

本年四月十日，新加坡政府正式宣佈：李光耀總理應毛共邀請，定于五月十日率領友好代表團前往北平，與毛共當軸就雙邊及國際問題交換意見，由于近年來，東南亞國家領袖如馬來西亞故總理拉薩克、菲律賓總理馬可仕，泰國國務院前院長克立等相繼訪毛，都是為了簽署建交協定，以致一般認為李氏雖有新加坡將是「亞西安」(ASEAN)成員國中殿後與毛共建交國家的聲言，但他此次大陸之行，頗有超越印(尼)毛關係解凍而決定新毛建交的可能。

至四月十四日，新外長拉惹勒南由訪問蘇俄歸來，迅即表示李氏下月訪毛，並非從事建交談判，且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新政府將堅持為亞洲最後與毛共建交國家的原則①。可見李氏在決定應邀訪毛之前，便已約定雙方商談範圍，並不涉及兩國建交，然而毛共所邀請的外國當軸訪問，在沒有邦交的国家之中，除美國總統尼克森與福特而外，李光耀便是接此例的第一人。

由于尼克森訪毛雖沒有實現美毛建交，但決定了在北平與華府設立美毛聯絡辦事處，實即變相的外交機關，而尼周所簽的「上海公報」，又已規定雙方關係將循序走向正常，及聲明共同「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顯示毛共不惜破例邀請尼克森以美國總統身份訪問，乃為了聯美反俄，已達成了半建交的目的，所以路透社駐北平記者綜合各方對李氏訪毛的推測，認為主要任務在擴展雙方貿易關係，並舉出新加坡為毛共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自一九七二年以來，雙方貿易總值幾乎增加了兩倍，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

因而認定李氏此行，將決定設立雙方貿易聯絡處，其任務在兼辦外交工作，與美毛聯絡辦事處性質相同②。

站在毛共反俄立場而言，新加坡對蘇俄鏖入東南亞及印度洋具有關鍵性的地位。自一九六八年新俄建交以來，蘇俄來往太印兩洋的船舶，既多以新加坡為停泊及修護中心，過去四年，在新修護的俄船多達六十餘艘，所付出的修船費總數為六千多萬新元(一千六百多萬美元)③，最近更謀求租用英軍在新留下的港口④。而設立在新的「莫斯科銀行」，更是蘇俄在東南亞經濟作戰的中心，由今年二月新俄已簽訂「文化科技協定」，四月下旬，新外長拉惹勒南又應邀訪俄，決定雙邊貿易及工業合作關係，及獲得蘇俄表示同意「亞西安」高峯會議宣言立場⑤。可見克宮對新加坡竭盡了籠絡的能事，北平在側目的情況下，其所以不惜邀請未建交的新總理李光耀訪問，一般又認為在造成新毛關係超越新俄，當結束訪問時的聯合公報中聲明「反霸」，將為勢所必然。

## 二 破例的盛大歡迎

至五月九日，李光耀總理如期離新訪毛，經由香港過赴大陸，于十日抵達北平，隨行的除李夫人與女公子而外，有外長拉惹勒南、財長韓瑞生、外交部政務次長李焯才、教育部政次麥馬德、財政部常任秘書嚴崇濤、國防部常任秘書那丹、駐香港代最高專員方順德等十七人，此外尚有隨行記者團，在抵達北平機場時，由華國鋒、喬冠華、李強、韓念龍、仲曦東等，及羣衆數千人熱烈歡迎，並有青少年載歌載舞，及歡迎羣衆的鑼鼓喧天，接着檢閱儀

隊。此種盛大歡迎，毛共一向祇限于接待與它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元首，無怪李氏隨行官員感到受寵若驚<sup>⑥</sup>。

李氏所率領的友好訪問團，在北平逗留三天，與華國鋒等舉行過三次會談後，于十三日離開北平開始訪問大陸各地的行程，從山西大寨、西安、延安，再轉到上海、無錫、桂林，最後在廣州結束訪問，于廿二日始經香港返回新加坡，從全部十四天漫長的訪問過程中，由大陸的西北到東南，西南，其受訪的地區，有毛共引以自豪的延安與大寨，有一向繁華而今已蕭條的上海、無錫，及東南亞往來通衢且有華僑故鄉之稱的廣州，由李氏在廣州歡迎會上稱：「在過去混亂時期，當中國被工業國家蹂躪及抗日時代，許多人都是由廣州離開中國前往東南亞，這就是我對廣州感到興趣的原因……」顯示訪問地區的安排，多半是出于李氏的意願，便不難想到毛共對他的遷就。

再由李氏等一行人，每到一地，無不有盛大的歡迎場面，如抵達上海時，機場上壘有數千羣衆，使鑼鼓聲與歡迎的呼聲響激雲霄，從機場到市區，沿途都是張燈結彩，萬人空巷地來道歡呼，高喊「歡迎李光耀總理」，手中揮舞着鮮花與雙方國旗<sup>⑦</sup>，這種殊遇，使隨行的新加坡官員未免亦喜亦懼，不知毛共對面積不及六方公里，人口不過二百卅萬的新加坡總理來訪，何以給予超過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時望塵莫及的殊榮？顯然是另有陰謀。

李光耀與華國鋒先後舉行過三次祕密會談，其內容雖無從得悉，但從華某的歡迎宴及李氏的答謝宴會雙方致詞，和李氏在廣州的講話中，都不難窺知李光耀並未被軟化，且為處處設防。如五月十一和十三日兩次晚宴的華國鋒與李光耀的講話，顯示毛共企圖把新加坡拉近，但都被李光耀予以推遠，分析起來，仍是針鋒相對，可謂意義深長，耐人尋味。

### 三 從講話透露的針鋒相對

華國鋒的講話要點：對當前的國際形勢方面，指出國際形勢一片大好，對超級強國不利，祇要弱小國家團結一致，使第三世界勢力增強，共同反對超級強國建立霸權，便會取得勝利，及毛共不是超級強國，將來也不做超強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反霸，這是他對整個世界局勢，企圖把新加坡拉近而共同反對霸權。

對東南亞，他認為印支變色後，東南亞的形勢本已一片大好，但由于一個超強失敗，另一超強又企圖乘機侵入，所幸各國人民都已看穿了它擴張的野心，遂羣起反霸，對「亞西安」高峯會議重申建立和平中立區的主張，在加強區域性經濟合作方面，已取得有意義的成果，他相信祇要東南亞各國人民堅持獨立自主，加強團結，便一定能在「反帝」「反霸」鬥爭中取得勝利，這對「亞西安」概念並未明確地表示支持，但指出了其成就決定于團結反霸，亦即表示東南亞「國協」必須站在和它排俄的同一立場。

談到新毛關係，他認為雙方人民之間，有着深厚的傳統友誼，由于共同的歷史遭遇，使雙方人民在「反帝」「反殖民」鬥爭中，一貫互相同情支持，近年來，友誼更加增進，由這次訪問使雙方領導人能夠就共同關心的問題直接交換意見，必將有助于相互了解與友好關係的增進，這是表示毛共對華人佔絕大多數的新加坡，在關係上又非其他國家所可比並，也顯示了在接待方面其所以特殊的原因。

李光耀總理兩次宴會中的講話，都有針對華國鋒講話的答覆：他指出毛共在國際形勢上對第三世界的劃分，及對東南亞各國政策的原則，是此次才聽到闡明的，不過他認為毛共自稱和東南亞國家同屬於第三世界，那祇是出于自己的謙虛，這是巧妙的反駁，意即表示毛共也是超強，與蘇俄為一丘之貉，排除了蘇俄的霸權，無非是為了便于它在東南亞稱霸。

對新加坡與毛共關係，他雖沒有明白地指出並非血肉相連，但曾經一再地表明與新加坡存亡與共的，是鄰近的「亞西安」國家，且由華、巫、印三族所形成的新加坡公民另有其傳統，其華族人民與大陸上人民雖語言相同，但詞彙有別，生活方式各異。他在十一日晚宴席上稱：

「……在新加坡，歷史使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走到一起，他們為自己的傳統而感到自豪，我們有着共同的經歷，並在形成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由于地理因素，我國的前途，將同東南各鄰國的前途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亞西安」各國的團結，將增強我們避免外來壓力和操縱能力，「中國」已表示支持「亞西安」。」<sup>⑧</sup>

從隨同李氏訪毛的記者們所作的報導，毛共一向認為新加坡和它是親戚，使新洲華人由「回歸」、「認同」而踏入它的陷阱，所以在此次訪問過程中，他們要表明新毛關係祇是朋友，並非親戚，而新加坡最親密的朋友亦非

毛共，乃是鄰近的「亞西安」國家，李光耀在上舉的一段話裏，便是對此有了充份的表明，到了最後一站的廣州，他意猶未盡地作了進一步的表白稱：

「：我更加認識到新加坡非常不同的情形，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雖然依舊是華族，有許多人講同樣的語言，但卻沒有你們所發展出來的詞彙，不過我們卻有不同的發展；我們代表團全體團員所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⑨

李氏不僅如此鄭重表明新加坡華人不能與毛共「認同」，對華國鋒含糊其詞的說明對「亞西安」立場，他卻明白地指出：「「中國」已表示支持「亞西安」」，這便令他無法閃避。

## 四 毛共對新的笑裏藏刀

由李光耀總理所率領的新加坡代表團，在訪問毛共兩週後，既沒有發表聯合公報，以表示新毛雙方對當前的國際問題站在同一立場；亦沒有訂結貿易協定，建立所謂變相外交機構的貿易聯絡處，顯示事前的種種揣測都已落空，再由毛共對李氏所率領的代表團，自始至終都是優禮相待，可見李氏在事前便已約定此次訪問，祇限于會談與觀光，並非中途變卦，至于毛共何以對這位不甘受到它利用的訪客，要如此大張旗鼓地歡迎？其陰謀所在，我們也不難窺知。

由于新加坡雖強調為多元種族國家，但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六的華人，仍然是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地位，由李光耀所率領的訪問代表團員中，也以華人佔絕大多數，毛共給予破例的盛大歡迎，處處都表示對他們不同尋常，無論能否贏得李氏及其所率領的官員好感，但在國際上，可以造成一種錯覺，認為毛共對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並不在乎形式上的建交，實際上較任何建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大為親暱。此既可以驕視蘇俄，又可造成堅不與它復交的印尼發生孤立之感。

對新加坡華人而言，基于他們的祖若父都是從大陸移植而來，雖獨立以來，新政府一直著重于國家意識的培養，且有人對大陸仍未能忘情，尤其在馬來西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華人遭到歧視，以致興起排華風潮之際，更加寄望于毛共的支持。毛共及其卵翼的各國共產黨徒，便是依靠此種意識而獲得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

部份華人的同情，新加坡華人中當有認為親毛具有親戚感，這便是共黨在華人社會發展組織的資本，對未建交的新政府代表團給予破格的盛大歡迎，不僅為新加坡華人由懷念大陸而同情共黨，且圖使東南亞華人因此更易踏入它的「回歸」「認同」的圈套。

再從毛共于上年十二月抄，在其香港地下機關召集新共幹部開會，決定在新加坡成立「馬共海外部第九支部」，以吸收成員發展組織為當前首要任務<sup>⑩</sup>，由于毛共卵翼的馬共總部設在華南，新共與馬共屬于一體，此一支部的建立，顯然是毛共在新加坡的直屬機關，其建立的時機，所以選擇在邀請李光耀訪問之前，可能為了便于趁它擴大歡迎新政府代表訪問的時機而發展組織。

此外在今年三月，由五十六國組成的「社會主義國際」，突然接到荷蘭工黨一項控訴，指責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違反人權，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並舉出了未經審訊，即將嫌犯扣留等各種事例，要求將該黨開除，同時設在華南的馬共廣播電台，藉此項指控，不斷攻擊「人民行動黨」執政下的新政府專制黑暗，煽動新加坡人民爭取自由，尤須為被監禁的民主鬥士恢復自由而奮鬥<sup>⑪</sup>。顯示這是毛共透過荷蘭路人向新加坡的迂迴進軍，再由馬共電台給予應援，因為新加坡所監禁的，大都是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

依照毛共對東南亞的往例，在邀請各國當軸訪問而杯酒言歡的同時，一面又支援該國共黨發動顛覆叛亂，以表示它斷不會為爭取暫時的新交而捐棄長遠的舊誼，顯示在邀請新政府代表訪問期間，將由新建立的共黨支部策動風潮，藉以迫使政府不得釋放羈押在獄中的共黨份子，荷蘭工黨的控訴，便是此次陰謀實施的先聲，無奈李光耀已先有迎戰的準備。

## 五 李光耀對毛共的「回敬」

李光耀在訪毛過程中，一再表明新加坡與鄰近的「亞西安」各國血肉相連，安危與共，及強調其人民由華人與巫印兩族人民長久相處，已另有傳統而感到自豪，與毛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生活方式與生活節奏完全不同，連同樣的中國語言，也由于毛共所發明的特別詞彙而各自分歧，這便是為了否定毛共對新加坡華人認同的詭計，且使「東協」國家不致對他有由此一行而暗

中接近北平的懷疑。(同⑧)

在回程中經過香港以至返回新加坡，都沒有發表訪毛觀感的談話，打破了毛共所邀請的訪客慣例，對他在大陸上所受到的特殊禮遇，沒有報以為它烘托吹噓，這已不能不令毛共感到失望，不過此種緘默，也會令人疑叢叢生——尤其是「亞西安」國家與新加坡人民。到回國三天後的五月廿七日，李氏採取了訪問大陸的「回報」行動，也等於是對他沒有因此行而接近北平的澄清，由內政部宣佈一項大規模肅清共黨地下組織行動，逮捕了共幹五十人。

新政府文告中指出：從今年一至四月，先後逮捕共黨顛覆份子共計五十名，其中廿三人受盤問和警告後獲釋；有十名大馬公民，已移交馬政府處理，另有十七人仍在羈押中。被捕的共黨份子，分屬馬共的兩個派系：一為「馬來亞民族解放陣線」——簡稱「解陣」，被認為受蘇俄指揮——是「馬來人民解放同盟」——簡稱「人解」，受毛共指揮，文告中提到兩派共黨時聲稱：

「新加坡人民不可忘記的是：這兩派無論在思想上有什麼分歧，目標仍然一致，那就是用滲透和恐怖的手段，藉以取得政權」。

再從文告中公佈的十名主要份子，絕大多數都是「人解」成員，雖然沒有正面指出他們是受毛共指揮從事顛覆新政府活動，但經由共黨份子在電視台上，對此有所說明，使大家對毛共在新加坡的奪權陰謀都可瞭然。

一名女教師黃麗瓊，在說明她陷入共黨圈套的經過時指出：她是在澳洲留學期間，看到了幾部毛共的影片，開始對共黨發生興趣，到返回新加坡後，再受到丈夫影響，才加入「人解」而成為共產黨員，並到過泰、馬邊區馬共營地接受特種軍事訓練，至上年聖誕節，被召到香港開會，討論建立海外支部的重要工作問題。會議是在九龍「金門酒店」密室舉行，獲取到共黨供給的情報和活動經費，並決定在新加坡成立「馬來亞人民解放同盟」海外第九支部⑩。

據倫敦「經濟學人」週刊指出：九龍「金門酒店」，是香港共黨用以接待過界到中國大陸旅客的，並稱此一共黨半公開機關的存在，為香港當局與北平早有默契的，其所以對新加坡政府文告中所提出新共在該酒店的活動保持緘默，便是為了避免使北平難堪⑪。不過對新方揭露毛共支持新共顛覆活動，則是呼之欲出，祇欠沒有指明交付情報與經費的人為毛共在香港工作人員而已，另外提到一名被捕共黨份子黃文泰，是在新加坡開設中藥批發店，實

即毛共中藥出口代理商，更不難看出北平在新加坡的顛覆陰謀。

到五月卅一日，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一方面致函「社會主義國際」秘書長詹尼契克，宣佈荷蘭「工黨」如不收回對該黨的誣控，「人行黨」即退出該組織。同時針對指控各點逐一提出附有證據的答辯書；另一方面由特別代表蒂凡那發表一份聲明，則直接指出毛共與馬共的關係，其中有：「參加新加坡共黨統戰陣線：還有在中國某地方發出來的「馬來亞革命之聲」，其一系列的呼聲，目的乃在通過武裝鬥爭來推翻新加坡政府」⑫。

這都是李光耀在訪毛回國後的「回報」，也是對「亞西安」國家及新加坡人民的一項表明，顯示毛共並未因邀他訪問而放鬆赤化新加坡的陰謀，他所採取的粉碎毛共陰謀行動，亦說明他未被北平所給予的熱烈歡迎而軟化，在「亞西安」各國，這是一顆「定心丸」，再不會懷疑他此行已向北平暗中靠攏；對新加坡華人存有幻想得到毛共支持的，又無異是當頭棒喝，使大家瞭然於北平的「回歸」、「認同」，都是笑裏藏刀。

## 六 新毛貿易關係的前途

李光耀訪問毛共的主要任務為何？當然在於擴展貿易，由于新加坡是毛共在東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從五年來雙方的貿易數字便可窺知。

新毛貿易概況表

單位：新幣萬元

年份	貿易總額	新方輸出	輸入	差額
一九七一	四五、三三〇萬	四、六六〇	四〇、六七〇	三六、〇一〇
一九七二	四五、六五〇	五、七四〇	三九、九一〇	三四、一七〇
一九七三	七〇、一六〇	一二、八四〇	五七、三二〇	四四、四八〇
一九七四	七六、九七〇	一二、五八〇	六四、三九〇	五一、八一〇
一九七五	七八、二〇〇	一九、六〇〇	五八、四〇〇	三八、八〇〇

從上表可以看出，新毛貿易總額，自一九七三年由上年的四億五千六百

## 七 結論

五十(新)元，一躍而為七億零一百六十萬元，其後都是逐年增加，但新方逆差都很大，到一九七五年，雙方貿易總額雖已增至七億八千二百萬元，但逆差反而減少到了三億八千八百萬元，亦即新方輸往大陸的貨品驟增，原因所在，便是出于新政府代表團首次訪毛所帶來。

一九七五年三月，由新外長拉惹勒南所率領的官方代表團首次訪問北平，其主要任務，在談判經濟貿易問題，雙方決定擴大彼此間經濟合作，並使貿易範圍不再限于傳統產品如食品、紡織品之類。據新加坡報紙報導：毛共對新加坡致力於工業發展決予支持，並表示祇要新方工業產品品質良好，價錢公道，又能適應它的需要，毛共將樂意優先購買新方產品，當時雙方曾有協議，決定互派工業代表團進行訪問考察，以便加強經濟合作關係。

至上年十一月，毛共「機械進出口公司」派出工業代表團訪問新加坡，以程繼賢為團長，經過近廿天的考察，並與新政府經濟發展局主席嚴崇濤、貿易局長李志遠舉行會談，達成下列幾項結論：

(一)雙方同意貿易的進一步擴展具有頗大的潛力，特別是工業產品及服務範圍。

(二)毛共有興趣自新加坡現存廠商——或準備設立製造設備的公司購買下列工藝技術方面的產品：(1)航海船舶——特別是貨船。(2)近海和沿海油田開採與鑽探設備——包括近海鑽油台。(3)多種類型的機械產品——包括柴油引擎、機械工具及計算、指示、紀錄儀器等。

(三)在新加坡出售——或通過新加坡的大陸工業產品之銷售與技術服務，須要進一步加以發展。

(四)新加坡具有設立新工廠的巨大潛能，這將為雙方帶來雙邊的好處。所以討論到特定的計劃和技術產品，其中包括柴油引擎製造的可能性。

(五)今後應經常互派工業代表團，磋商已經討論的各項計劃推行辦法。⑭

這說明毛共已針對新方促成彼此貿易輸出入額趨向平衡的要求，並根據多方議定的計劃，已向新加坡購進機械及近海鑽油台，這便是一九七五年新毛貿易總額增加，新方逆差降低的來由。如何促成大陸今後擴大購買新加坡重工業產品？此即李光耀率團訪毛的主要任務，雖然他明知毛共對新加坡擴展貿易及加強技術服務，是政治陰謀重於經濟利益，但由于新方已瞭如指掌，處處設防，一向都是在共黨準備行動之前，便先行下手予以破獲。

毛共大張旗鼓地接待李光耀所率領的代表團，並非完全沒有收穫，新政府破例准許毛共經貿高層人員入境可以作三個月居留，這便是投桃報李。據一般推測，滿期後，或仍有延長的可能。此四名毛共官員，包括「中國銀行」，及「中國保險公司」高層職員，已于五月十三日抵達新加坡，正是李光耀與華國鋒在北平觥籌交錯之時。毛共從十一年前，便不斷向新政府提出此項要求，一直沒有得到新方的許可，此次得遂所求，自不能不認為是由邀請李光耀到訪而得來。⑮

從李氏訪毛消息傳出後，路透社駐北平記者便根據當地各方推測，指出李氏此行的任務，在謀求擴展雙方貿易，將決定設立新毛貿易聯絡處，成為變相的外交機關，這可能是毛共有此一廂情願的想法，可見准許毛共銀行保險機構人員在新加坡三個月居留，乃出于新政府否定了北平設立貿易聯絡處的要求，故不能不以此聊表遷就，至于三個月居留期滿後能否延長？新政府大可不受此項承諾的拘束，這說明李光耀與毛共的交往為步步設防。

再由新加坡于五月廿七日宣佈大規模肅清共黨份子的文告中，雖對北平指使支援新共顛覆叛亂揭露到呼之欲出，但並未直接指明，其所以如此留有餘地，顯見李光耀還是不願與大陸斷絕貿易往來，對新毛所同意的貿易發展計劃，由于毛共承諾購買新方製造的重工業機械產品，以求逐步達到雙方貿易額的接近平衡，這對新加坡工業發展是大有助益的，所以仍然希望雙方依照計劃實施，其實新、毛貿易在新方每年都有鉅大的逆差情況下，對新加坡亦無害而有利可圖，因為新方商家所進口的大陸貨，大都是轉口到東南亞其他國家銷售，可以獲得轉口利潤，這又是新、毛貿易關係勢必加強發展的另原因。

至于由李光耀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五月卅一日所發表的聲明中，又何以毫不諱言毛共指揮的馬共陰謀推翻新加坡政府？這又是李氏所採取的「即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的手法。因為毛共往往在支援「友好」國家共黨造反時，都是以「黨」的招牌出面，且以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友誼，不能影響「共產黨」對其友黨的國際義務為擋箭牌，所以毛共對「人民行動黨」的提名指摘，自亦無可奈何，但李光耀則藉此對國內和「亞西安」各盟邦有了

明白交代，表示他的大陸之行，不僅並未被軟化而有所接近，且毫不忌憚開罪北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各報隨李光耀訪問大陸的記者，在他們筆下所描寫的大陸實況，可謂一幅牛鬼蛇神殘暴統治下的奴工營，指出到處都是破爛、窮困、單調、閉塞，大好河山，所籠罩的是一片慘霧愁雲，如英文「新國家午報」所列出的隨李氏訪問大陸記者鍾學成的報導，其中有：「中國像一個大課堂，毛主席便是一位教師，他要你唱，你得唱，要你讀，你就讀，要你想，你才得想：人民生活死板得沒有人情味存在，也沒有自己的興趣和天才：」<sup>①⑦</sup>

由這些報導，把多年來被左傾份子美化的「大陸天堂」，使大家瞭然于都是荒謬的宣傳，對新加坡的華人而言，可謂是喚醒了許多嚮往毛共統治下「大陸天堂」的幻夢，這又是李光耀訪毛的另一收穫。

註①合衆社新加坡電，本年、四、十五。

註②路透社北平電，本年、五、八。

註③香港「大公報」，一九六五、十二、四。

註④泛亞社東京本年四月十一日電，根據「每日新聞」駐雅加達特派員城戶報導。

註⑤南洋商報，本年、四、十五。

註⑥「新華社」北平電，本年、五、十。

註⑦南洋商報，本年、五、十八刊載特派員饒柏華上海長途電話報導。

註⑧香港「大公報」，本年、五、十二、及十四。

註⑨南洋商報，本年、五、廿三。

註⑩⑪「李光耀的肅清共黨行動」、中國時報，本年、六、九，駐港特派員康銘叔撰。

註⑫⑬南洋商報，本年、六、二，刊載「人民行動黨」代表蒂凡那在倫敦「社會主義國際」會議席演詞。

註⑭中央社倫敦電，本年、六、六。

註⑮「李光耀訪華與新中關係的發展」、香港「大公報」，本年、五、十、葦南亞撰。

註⑯泛亞社新加坡電，本年、五、卅一。

註⑰星島日報，本年、六、十二。

——上接第85頁——

①⑨ *Hindustan Times*, July 8, 1970.

①⑦ *Hindustan Times*, April 15, 1972.

①⑧ Barke, Wolfgang, *China's Economic Aid*, N. Y.: Holmes and Meter Publishers, 1975, P.144.

①⑩ *Hindustan Times*, Dec. 7, 1973.

①⑪ *Hindustan Times*, May 26 and June 1, 1974.

①⑫ *Hindustan Times*, Oct. 30, 1974.

①⑬ *Hindustan Times*, Sept. 7, 1974.

①⑭ *Fieldstaff Reports*, V. XIX, n. 6, 1975, P. 5.

①⑮ 大公報，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

①⑯ *Fieldstaff Reports*, V. XIX, n. 6, 1975, p. 5.

①⑰ 大公報，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

①⑱ 光明日報，一九七六年六月三日。

①⑲ 同上註。

①⑳ 同註⑲。

㉑ 新生報，六十三年九月二日。

①⑲ Barke, Wolfgang, *China's Economic Aid*, N. Y.: Holmes and Meter Publishers, 1975, P. 9.

㉒ *Times of India*, May 10, 1976.

㉓ 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

㉔ 大公報，一九七六年六月六日。

㉕ *Tibetan Review*, V. X, n. 12, Dec. 1975, pp. 14-17.

㉖ 聯合報，六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㉗ Sherpa, Helen Laner, "Tibetans in Nepal: A Society in Exile," *Tibetan Review* V. X, n. 12, Dec. 1975.

㉘ "King Birendra's Proposed Tibet visit," *Tibetan Review*, May 1976.

㉙ 莫斯科華語廣播，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